



剑桥的星空

王安忆 著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王安忆
著

剑桥的星空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剑桥的星空 / 王安忆著. — 北京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3. 1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251 - 6

I. ①剑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60698 号

剑桥的星空

JIANQIAO DE XINGKONG

王安忆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32 开本 6.375 印张 125 千字

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302 - 1251 - 6

定价: 28.00 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 - 58572393

目 录

CONTENTS

剑桥的星空

1

命运与无命运

43

温柔的资金

95

音乐生活

143



剑桥的
星空

美国科学新闻记者黛布拉·布鲁姆所著《猎魂者》，在第二章《勇者无畏故不信》末尾写道：“1871年12月的一个夜晚，迈尔斯和西季维克走在剑桥校园里，天气十分寒冷，空气很清新，却也如冰水般刺骨。头顶上，星星密布，无数小小的银色闪点看来如此遥远，如此不可触及。”

迈尔斯和西季维克是谁？

西季维克全名为亨利·西季维克，1838年出生于牧师之家，在这个家族中，供奉神职被视作正途，至最高位的是一位表兄，爱德华·怀特·本森，后来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，要知道坎特伯雷是英格兰大教区，其主教为全英格兰的首主教，公认的高级主教。在上文所记述的那个夜晚，西季维克任教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古典文学系，正致力写作《伦理学法则》。费雷德里克·迈尔斯则是西季维克的学生，出生于1843年，同样是在牧师之家，是个神童，五岁写下布道文，十七岁进剑桥大学。这一对年龄仅相差

五岁的师生将在 1882 年，再加上一位埃德蒙·盖尼先生，组建“英国灵魂与精神研究学会”。埃德蒙·盖尼于 1847 年出生在英格兰上流社会，多少是将学习当做高贵的消遣，于是选择进剑桥攻读法律和哲学。

“英国灵魂与精神研究学会”第一届主席为西季维克；迈尔斯和盖尼负责研究灵异幻象；威廉·巴雷特主导“意念传递研究分会”；诺拉·西季维克——顾名思义，她是西季维克的妻子，具有数学天赋，身为统计学家，被任命负责调查鬼魂。在此人事安排中，还需要对威廉·巴雷特说几句。威廉·巴雷特，生于 1844 年，都柏林皇家科学学院的教授，研究项目为铁合金的电磁性，曾经在 1874 年英国科学会主席约翰·廷德尔的实验室工作，可想而知，巴雷特进入灵学界激起了导师何等的愤怒，约翰·廷德尔的愤怒代表着整个正统科学界的反应。

那是一个科学昌明的时代，标志性的事件大约可说是 1859 年，查尔斯·达尔文发表《物种起源》，挑战了上帝创造世界的神话，引起科学与宗教的大论争，其中最著名的一场舌战发生在 1860 年，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与牛津地区大主教之间。与此同时，法国化学家路易斯·巴斯德创立了现代微生物学，发明巴氏杀菌法；瑞典化学家阿尔弗雷德·贝恩哈德·诺贝尔发明炸药；美国发明家托马斯·阿尔瓦·爱迪生发明电灯……一项项新发现证明着世界的物质性，犹如水落石出，隐在未明中的存在显现实体，那全是可触摸、可感受而且可解释的，人类的认知大

大地进步了，称得上是启蒙。然而，另一种怀疑悄然降临，那就是当一切存在全被证实来自于物理法则，人们是更幸福了还是不够幸福？由于西季维克出身的宗教背景，他天然倾向于相信存在着更高的意志，使人心生敬畏，从而能够约束行为，这便是道德的缘由吧。他追崇并承继的先师康德，描绘引发敬畏之心的说法是：“头顶满天星斗，及其内含的道德法则。”在亲手组建的“英国灵魂与精神研究学会”里，西季维克负责的始终是务虚的部分，也就是理论建设，这可见出他对“研究学会”寄予的希望，希望能够提供给他材料，证明在实有的同时，还有一个无形的空间。在唯物主义的大时代里，勿管信不信的，人们全都服从一条原则，就是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倘若承认乌有之乡，那就是倒退。

再来看看“研究学会”组建之初，主创者几乎平分为两部分人：一是具有宗教背景的人文学家，比如西季维克、迈尔斯；二是科学家，比如巴雷特，诺拉，还有诺拉的姐夫、著名物理学家瑞利勋爵，化学家威廉·克鲁克斯，达尔文进化论合作者、自然主义者阿尔弗雷德·罗素·华莱士，等等。颇有意味的是，有一大帮作家跟进，比如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英国桂冠诗人阿尔弗雷德·丁尼生；艺术评论家约翰·罗斯金，他在1853年到1859年关于绘画、建筑、设计的演讲，以《艺术十讲》为书名，于200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；《爱丽斯漫游奇境》的作者查尔斯·道奇森；美国作家马克·吐温；弗吉尼亚·伍尔

芙的父亲莱斯利·史蒂芬——《英国传记大辞典》编辑之一。等下一个世纪开始，将会以这个大家庭为中心而辐射形成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集团……我想，这三种人群其实代表着三种不同的愿望：科学家追求真相；哲学家企图在实证世界内再建设一套精神体系，以抵制道德虚无主义；文学家总是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事物，他们本来就生活在虚拟中，灵学研究的对象，在某种意义上，与想象力不谋而合。

“英国灵魂与精神研究学会”成立之后半年的光景，1882年深秋，一个美国人来到伦敦，他就是哈佛大学威廉·詹姆斯教授。威廉·詹姆斯医学出身，然后专攻心理学，几乎是与英国剑桥那拨灵学研究者同时，他也开始对超自然现象产生兴趣。从《猎魂者》的描写来看，詹姆斯的家庭令人想到英国作家奥斯卡·王尔德的小说《坎特维尔鬼魂》。新任的美国公使来到英国，住进历史悠久的坎特维尔庄园，和许多老宅子一样，庄园里阴气森森，出没着一个冤鬼。始料未及的是，鬼魂留下的血迹，被这家的儿子用“平克顿”牌的去污剂擦拭一净；受鬼魂惊吓随时要昏厥的老管家太太，公使以索赔的法律手段治好了她的神经衰弱症，就是说，倘若她不能为东家尽职尽责，就只好认作单方面违约而付出代价；每每在夜间响起的锁链镣铐声，来自新大陆的房客赠送给一瓶“旭日”牌润滑油；至于时不时的凄厉惨笑，则轮到公使夫人出马了，她开出的是一服肠胃药，专对付消化不良引起的打嗝

……总之，这古老鬼魂的所有伎俩都在美国人新派的物质主义跟前失效。老詹姆斯就是一个富有的持无神论观念的美国人，纠缠他不放的不是“坎特维尔”勋爵庄园里那个老衰鬼，而是生于1688年，死于1772年的瑞典人史威登堡。这位北欧金属技师，做过艾萨克·牛顿和埃德蒙·哈雷的学生，前者发现著名的牛顿定律，后者的名字则用来命名一颗彗星。正当人生飞黄腾达的时候，史威登堡放弃科学事业，走入虚妄的类似邪教的信仰世界。他声称要重新诠释《圣经》，自称上帝委以先知的使命。然而，老詹姆斯远不如那个美国公使幸运，能够轻松将鬼魅搞定，少年时遭遇一场不测而导致终身残疾，尽管只是出自鲁莽的淘气，却让他体味到命运的无常，史威登堡大约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引入生活，具体表现为“不可预知性”的人生观念，它使詹姆斯一家都处在动荡不安的情绪里。这种粗糙简单的结论到了威廉·詹姆斯，经过科学和人文教育的陶冶提炼，深刻为一种世界观。这世界观就是史威登堡的对应理论，用《猎魂者》里的话说——“在这个世上的物质生活和灵魂世界之间存在切实关联，有不可见的线索将两个世界的居住者们扣在一起。”

当威廉·詹姆斯来到英国，住在弟弟亨利·詹姆斯的公寓里——亨利·詹姆斯作为一个作家的事业，正在崛起之时，可谓蒸蒸日上，以后的日子里，将会写作一本小说，名叫《螺丝在拧紧》。在现实主义文学史观里，它被纳入18世纪后期的哥特小说流派，而到了现代的文学分

类里，它不折不扣就是一本灵异小说，或者说惊悚小说。但是，倘若了解亨利与威廉这一对詹姆斯兄弟的亲缘关系，继而再了解威廉·詹姆斯的思想探索，以及当时英美科学界所发生的这场边缘性质的革命性研究，才会明白《螺丝在拧紧》真正意味着什么。亨利·詹姆斯有个英国朋友，正是埃德蒙·盖尼，“英国灵魂与精神研究学会”组建者之一，专门负责灵异现象的领域，亨利自然会介绍认识哥哥威廉。这一邂逅，不仅使两人彼此找到知音，还将英国和美国两地的灵魂研究从此联络起来。三年以后的1885年，“美国灵魂与精神研究学会”成立，与英国研究学会的建制同样，亦是由正统科学家领衔，担任会长，那就是天文学家西蒙·纽科姆，是为强调主流科学精神，表明将以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。然而，这个想法很快就被证明是过于天真了。西蒙·纽科姆的专业方向是分析测量计算太阳、月球、行星的运动，还有光速和岁差常数，是以精确为要义，而灵魂和精神研究最大的疑问在于采证，一切都是在无形中进行，假定与想象是推论的主要方式。我觉得，细看英国和美国两个研究学会的成员组合，大约也可见出这两个民族的不同性格。相对英国学会的人员成分，美国学会中有科学家和哲学家两部分是没错了，但至少从《猎魂者》书中记载，没看见如英国学会那样，拥有一个文学群体。看起来，美国要比英国更加纯科学，多少有些一根筋，新大陆的人民显然思想单纯。而古老不列颠则比较浪漫，于是更有弹性，能够变通，在灵魂研究来

说，余地就大得多。就好比王尔德《坎特维尔鬼魂》中描写的，美国人远比英国人不信邪，这也预示着，美国学会的工作比英国学会将要经历更多的挫折。

二

已经说过，灵魂研究的采证是最大的问题，它很可能取消整个学说的安身立命。关于那些超自然的现象，作为传闻实在是太多了，除去本书中所列举的那些，在其他作家的笔下，也有过记录和描写。捷克诗人亚罗斯拉夫·塞弗特的回忆录《世界如此美丽》，有一章名叫《积雪下的钥匙》，写二次大战之前，诗人居住在布拉格，住宅的院子由一扇临街大木门锁着，古老的门锁钥匙很巨大，几乎有一公斤重，携带十分不便，所以他们常常是将它藏在门底下的沟槽里，探进手就摸得到。可是，在一个雪夜里，松软的积雪填满了沟槽，将钥匙深埋起来。诗人，当时还是一位年轻的编辑，不得已只能拉响门铃。过了几分钟，照例是，睡眠最轻的房屋管理员，一位老奶奶，穿过院子来开门，也是照惯例抱怨和数落了一番。当他进了屋，将遭遇告诉妻子，妻子却大骇道，老奶奶已在当晚去世，就停灵在小客厅里。你要说当事人是诗人，诗人总是有着丰富的想象力，难免会混淆虚实，亦真亦幻。比如，《猎魂者》中特别提到的马克·吐温的一个梦境。在他成为作

家马克·吐温之前，是水手赛缪尔·克莱门斯，和他的弟弟亨瑞·克莱门斯一同在密西西比河上的蒸汽轮船接受培训。有一晚，赛缪尔做了一个可怕的梦，梦见弟弟亨瑞躺在棺材里，胸膛上盖满鲜花。这个梦境在三天之后变成现实，轮船锅炉爆炸，亨瑞去世了，入殓的情景与梦中一模一样。这个事故被作家后来写进他的长篇《密西西比河上》，第二十章中的一节，题名“一场祸事”。马克·吐温以现实主义的笔法描写了那场可怕的灾难，八个锅炉爆炸了四个，一百五十人死亡。当时兄弟俩在密西西比河上分手，弟弟在宾夕法尼亚轮，哥哥则在晚两天启程的拉赛轮。一路上不断从孟斐斯报号外得到消息，一会儿说他的小兄弟幸免，一会儿又说受伤，这一次没说错，事实上，是致命的重伤，被安放在孟斐斯的公众大会堂捱着弥留的时光，“第六天晚上，他那恍恍惚惚的心灵忙着想一些遥远的事情，他那软弱无力的手指乱抓他的被单”。假如认为作家的经验不能全当真，那么科学家呢？我亲耳听一位早年留学剑桥、师从诺贝尔物理奖金获得者、专事基因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描述所亲历的一件往事。那还是在他幼年的时候，因母亲重病，被送到相隔数条马路的外祖母家中生活，一日下午，他与邻居小伙伴在弄堂里打玻璃球玩。下午的弄堂十分寂静，忽然间，却觉有人，一个男人，伏在他身边说道：你怎么还在淘气，你妈妈不行了！抬头一看，并无他人，起身飞奔回家，外祖父正接起电话，母亲那里报信来了。一个科学工作者，一生以实证为

依据，他的讲述应当要比艺术者更为可信的。

对神秘的事物好奇是普遍的人性，每个小孩子都曾经在夜晚，浑身战栗着听过老祖母的鬼故事，如何分辨哪些是真实发生，哪些又是臆想？为了听故事的快感，宁愿相信是真的，可一旦要追究，却又都落了空，发誓赌咒，究竟也无奈何举不出一一点凭据，最后只得任其遁入虚妄。而猎魂者们就是要从虚妄中攫取实体，听起来颇为荒谬，极可能劳而无功，但是，假如将其视作对人类智慧的挑战，就不能不承认勇气可嘉。

倘若说，这一代灵学研究者确实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接近于实证的材料，那么有两个人物是关键性的。一是剑桥圣约翰学院学生、澳大利亚人理查德·霍奇森；二是波士顿一名小业主的妻子利奥诺拉·伊芙琳娜·派普太太。前者是灵学研究者，后者是灵媒。我相信有关他们的记录一定收藏在某个重要的专业机构里，将会在某一个重要的时刻被展示，而当下他们在这本非虚构类的大众阅读书籍中的出场，多少染上文学的色彩。理查德·霍奇森出生于墨尔本一个商人家庭，先在墨尔本大学修法律学士学位，终因提不起兴趣转向哲学，成为西季维克的学生。他天性崇尚自然和诗歌，或许是这两条，使得西季维克下定决心要引他加盟灵学研究。灵学研究带有空想的成分，或者说是浪漫主义的性格，在严谨的科学家看来，不免是离谱了。但从另一方面来说，它又是向认识领域的纵深处开发，存在的物质性挡住了去路。科学锲而不舍、再接再厉，将一

切现象全解释与证明为实有，世界成为铜墙铁壁，而你分明感觉到另有一个无形的疆域，忽隐忽灭，闪烁不定。

对于这虚妄的存在，中国人的态度要比西方人灵活得多，我们更承认现实，甘于将它置放在它该在的地方。当进行抽象认知的时候，绝不会错过它，哲学里有老庄，文学里有志异；但轮到现实秩序的时候，则是“子不语怪力乱神”，这一切又凭借中国民间社会普遍的诗意性和谐地共存于一体。也因此，那一个灵异的所在，于中国人留下的多是抒情的篇章。我很欣赏明代徐渭的一则笔记，《记梦》，写梦中来到青山幽谷之间，见一道观，欲走入，却遭观主婉拒，说这不是你的家，然后又取出一本簿子，翻开检索一番，说：你的名字并不是“渭”，而是“晒”。《红楼梦》的太虚幻境，更是一个大境界。《牡丹亭》的生死两界，则更加自由随意，带有瓦肆勾栏的佻达韵致。而在西方二元论的思想体系，却此是此，彼是彼，非此即彼，定要搞个一清二白。即便是产生于近代电影工业，其中的惊悚片，人鬼两界也是划分严格，不像中国的鬼故事，界限相当模糊，只需要一两点条件，便可互通往来。

我想，理查德·霍奇森最后被老师西季维克说动，参加“英国灵魂与精神研究学会”，不只是出于诗人的爱好幻想的浪漫天性，更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唯物精神，要将未知变成已知。理查德·霍奇森接受西季维克的委派，着手调查计划，第一步就是到印度孟买。印度是一个奇异的地方，似乎天然与灵魂有涉，它对存在的观念比中国人更要

广阔与宽泛。在他们的世界里，有形无形，是没有边界的，任何的发生，哪怕只是一个闪念，都是事实。所以，霍奇森去往印度就像是履行一个仪式，象征着他从此踏上一条不归路，虽然这一次出行本身并没有什么收获。霍奇森去孟买专为会见一位灵媒，布拉瓦斯基夫人，俄罗斯人，曾在西藏居住，据称与喜马拉雅山的神有心灵沟通。听起来，她真是采灵异之气场集大成，对于急切需要信仰的教众，这已经足够有说服力了，但到了霍奇森这里，就没那么容易过关。结论很快出来了：“彻头彻尾就是场骗局！”

在这之前几十年里，就不断有灵媒问世：纽约州海德丝村的福克斯姐妹；从爱丁堡移民到美国纽约的修姆；能用意念摆布家具物件，水牛城的达文波特兄弟——为测试他们的超自然能力，哈佛大学调查团将他们捆得结结实实，关在封闭的密室中，观察动静如何产生。这让人想到魔术师哈里·霍迪尼，从锁链中脱逃。这一幕魔术十分悚然，似乎暗示着幕后有着残酷的真相，比如脱臼之类的身体摧残。就在本书中，写到达文波特兄弟中的一位，曾经向魔术师哈里·霍迪尼坦白所谓“特异功能”里的机关，而霍迪尼推出从手铐中脱逃的表演，是在之后的1898年，两者间的关系就很难说了。总而言之，这些灵媒的命运大体差不多，先是被灵学研究者检验，检验的结果多是无果。我以为一方面因为他们自己无法掌控异能的显现，免不了就要弄虚作假，自毁信誉；另一方面也是无论真假，